

錢穆

錢穆先生全集

「新校本」

讀史隨劄

九州出版社

錢穆先生全集

「新校本」

讀史隨劄

九州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讀史隨劄 / 錢穆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1.1
(錢穆先生全集)

ISBN 978-7-5108-0929-3

I. ①讀… II. ①錢… III. ①史評—中國—古代—文集 IV. ①K220.7-5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2011) 第061829號

本全集由錢胡美琦女士授權出版

讀史隨劄

作者 錢穆著

責任編輯 周弘博 周敏浩

出版發行 九州出版社

出版人 徐尚定

裝幀設計 陸智昌 張萬興

地址 北京市西城區阜外大街甲35號

郵編 100037

發行電話 (010) 68992190/2/3/5/6

網址 www.jiuzhoupress.com

印刷 三河市東方印刷有限公司

開本 635毫米×970毫米 16開

插頁印張 0.5

印張 11.25

字數 132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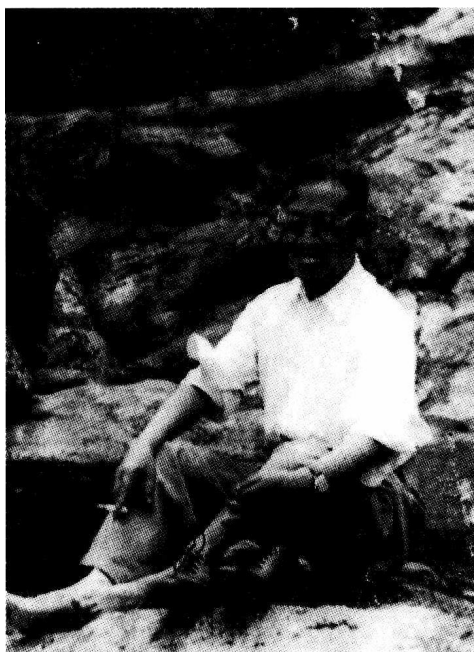
版次 2011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書號 ISBN 978-7-5108-0929-3

定價 26.00元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錢
穆
先
生

新校本說明

錢穆先生全集，在臺灣經由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整理編輯而成，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一九九八年以「錢賓四先生全集」為題出版，作為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籌劃引進的重要項目，這次出版，對原版本進行了重排新校，訂正文中體例、格式、標號、文字等方面存在的疏誤。至於錢穆先生全集的內容以及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的注解說明等，新校本保留原貌。

九州出版社

出版說明

民國二十八夏至二十九年夏，錢賓四先生自昆明返蘇州，隱名奉母者一年。愛日之暇，撰成史記地名考一書。書既成，乃辭母重返後方，應成都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之聘。翌年春，太夫人病逝，先生不獲回籍奔喪。哀痛之餘，乃將其書齋由「未學齋」易名為「思親彊學室」，以為紀念。隨後以「思親彊學室讀書記」為題作讀史劄記若干篇。先生原擬將此類著述攬綴為一集，嗣以國事艱危無已，轉徙南北，前後文稿散在各處，未易搜求，故迄未成編。晚年定居臺北，猶時時以此為念。嘗手訂一擬收目錄，並改題其書名曰「讀史隨劄」。但依然以搜羅不全，未能付梓。延宕既久，值他書印行，轉有將原擬篇章編入其他著作者。

今先生既歸道山，本會整理先生遺稿，謹據其原訂篇目，盡力搜集，共得三十五篇。其中唐人服食修煉、唐人飲茶兩篇，當為未成文稿。記唐文人干謁之風、記唐代文人之潤筆兩篇，已先編入中國文學論叢，今自該書抽出，移編本書。又甲編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第二冊（四）隋唐五代之部，有讀王通中說一文，自第一頁篇首「文中子王通」起，至第七頁「可證通之必有其人矣」止，論王通其

人一大段，本亦為隨割原編中之一篇，題為「王通」。今以此篇已經擴充增寫，仍保留在甲編論叢之中，不再收載於此書。

先生此類文稿，仍有搜求未盡者，然得此一編，已屬不易。今謹以先生生前所定之名命編，雖不足以謂完成先生未了之願，儻亦聊堪告慰其在天之靈於萬一乎？先生未留書序，今以民國三十年所作思親彊學室讀書記序權為代序。本書既編成於先生身後，因略述其始末，以告讀者。

本書各篇，多就原稿整理；其有先發表於雜誌期刊者，皆注明於各篇篇後。整理工作雖力求慎重，然疏漏錯誤之處，在所難免，敬希讀者不吝指正。

本書由錢行先生負責整理。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勁草不爲風偃去

錢穆



錢穆先生書法

代序——思親彊學室讀書記序

穆早孤失學，年十八即為童蒙師，不自意以姓名稍稍見知於世。自任教國立北京大學，居北平，署其讀書之室曰未學齋。論語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我必謂之學矣。」自慚未能事父，而事母亦未能盡力，因署吾室曰「未學」，非謙也。既以道其實，亦欲於此數者自勉爾。今年春，先慈棄養，不肖長為天地間無父母人矣。雖欲以未學鳴謙，亦復無此福佑。自今以往，吾其以思親畢我之餘生乎？旬月以來，既不獲奔喪回籍，又不克成禮盡哀，飲泣野哭，茹痛無地，計惟有勉力彊於學，雖不足以報深恩於萬一，亦姑以寄孤兒茶蘖之心。繼自今當署吾室曰思親彊學之室。他日稍有成就，萬有一可以傳世者，當編四十七歲以前諸作為「未學集」，四十七歲以下為「彊學集」。此則日課所得，姑備遺忘，以資他日著書之採摭耳。

民國三十年三月思親室主人自記

（民國三十年四月責善半月刊二卷一期）

目次

代序——思親彊學室讀書記序

一

一 春秋車戰不隨徒卒考

一

二 東漢人之養生率性論

一四

三 蜀中道教先聲

一八

四 張道陵與黃巾

二〇

五 晉代之民族自卑心理

三〇

六 記漢代米價

三三

七 古今南北產鐵量

三八

八	記三國至五代北方絲業盛衰	四四
九	歷代絹價雜考	五三
一〇	水碓與水磑	六八
一一	唐代南方茶山之經濟形態	七四
一二	唐代公廨本錢食利之制	七七
一三	唐人服食修煉	八四
一四	唐人飲茶	八六
一五	記唐文人干謁之風	八七
一六	記唐代文人之潤筆	一〇〇
一七	唐代雕版術之興起	一〇三
一八	唐末望族	一〇五
一九	五代之兵裝及兵數	一一一
二〇	鍾傳	一一四
二一	鄭遨 陳陶	一一六
二二	李昇 劉隱父子 王審知 王建 高從誨	一一八

二三	五代時之書院	一二五
二四	戚同文與范仲淹	一二九
二五	范仲淹與孫復	一三〇
二六	宋初社會	一三二
二七	宋初墮城郭	一三四
二八	宋代之地方官	一三五
二九	歐陽修與狄青	一三九
三〇	陳次升論新法	一四三
三一	劉元城論荆公	一四五
三二	校勘非校字	一四九
三三	江蘇人物略說	一五四
三四	浙江人物略說	一六〇
三五	河南人物略說	一六三

春秋車戰不隨徒卒考

周官乃戰國晚出書，不可為典要。後儒不察，每以周官說左氏，遂多扞格。清儒劉光蕡古愚煙霞草堂集有春秋車戰篇，謂：

古用車戰，余竊疑之。一車甲士僅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二十五人。為一車百人，僅用三人為戰，而此七十二人皆空車隨後乎？竊謂自古即以步卒戰，七十二人以三甲士率之，每人率二十四人；戰時此三人仍乘車，金鼓旗幟均在車中，以指揮七十二人進戰；而此七十二人不能全聚於車前，必分列於車之前後左右，不能一時並戰。

劉氏之說如此。不知一車步卒七十二人，此出周官，於左氏無證也。今劉氏不疑周官，而轉疑左氏，可為無識矣。

考左傳成二年，齊、晉鞏之戰：

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為右。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

若一車有步卒七十二人，郤克乃晉軍主帥，戰事雖急，豈有七十二人盡逃散不在之理；又何致每有險必其右白下推車乎？

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將及華泉，驂絙於木而止。丑父先寢於轡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

齊侯乃一國之君，驂馬絙於木，其右傷肱，力不能推車出險，遂為晉師所及。若果有隨車七十二徒卒，亦何必煩車右一人之力乎？

丑父與齊君先已易位，丑父偽使齊侯下，如華泉取飲，齊侯遂免。

亦微無隨車徒卒，否則取飲不必使車上人，車後步卒七十二，豈乏奔走乎？又桓三年：

曲沃武公逐翼侯，以駢絰卒見獲。

僖十五年：

秦 晉戰於韓，晉侯以戎馬還潁見獲。

皆不似車後有隨。

又成十六年，晉 楚戰於鄢陵：

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伯州犂侍。王曰：「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
「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

則戰士皆乘車，未見有徒卒也。

步穀御 晉 厲公，欒鍼為右。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
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乃掀公以出於淖。

是舉晉侯車出淖中者，乃其車右，不見有隨車徒步七十二人之奮一臂力者，又何也？

宣十二年，晉、楚戰於郟：

楚子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走林，楚子之右屈蕩搏之，得其甲裳。

若隨車有七十二徒步，左廣十五乘，步卒逾千，趙旃棄車入林，乃必待王車之右親下搏之乎？

又宣二年，宋鄭戰於大棘：

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

是役也，華元為帥，樂呂為御，而皆獲焉，其敗蓋甚。然鄭得甲車四百六十，而俘馘之數僅三百五十焉。若每車隨卒七十二，則甲車四百六十，當得步卒三萬餘，虜戮必多，何僅此數乎？僖二十八：

晉獻楚俘於王，駟介百乘，徒兵千。

此謂獻四馬被甲之戰車百乘，徒手執兵者千人也。蓋所俘亦車上之鬥士，非隨車之步兵也。

或曰：宣十二年，晉楚戰於郟：「楚王乘左廣逐趙旃。晉人使軫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敖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豈非車乘有卒徒從進之明證乎？曰：是不然。此稱「卒」，戰士也。如曰「若敖之六卒」（僖二十八），曰「王卒以舊」（咸十六），曰「廣有一卒」（本年），此皆楚之王族貴冑，而豈車後步卒之謂乎？所謂「車馳卒奔」者，猶其云「投袂而起，屢及於室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宣十四年）也。蓋楚師出陳，猶未盡登，孫叔敖驟而進之，故有戰士隨逐隨乘者，非以卒為徒兵之逐車後者也。

然謂春秋之時遂無徒兵乎？曰，是亦不然。凡有徒兵，左氏必明言之。其制蓋始於鄭。隱四年：

諸侯之師敗鄭徒兵。

是徒兵之最早見者。隱九年：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